

> 杂记

松茸记

□ 常宝军

清晨三点,吉迪村已空。

灶火未燃,犬吠不闻。能走山路的人,都已披着星光出门。卓玛裹紧藏袍,脚踩一双磨得发白的胶鞋,背上的竹篓轻晃,里面垫着青苔——那是松茸的床。她母亲跟在后头,步子沉稳,眼神如鹰,扫过每一寸湿润的腐殖土。

雨季刚过,林间雾气未散。松针铺地,踩上去悄无声息。母女俩穿过一片冷杉与高山栎混交林,向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的原始林深处走去。那里是松茸的秘境,也是她们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战场。

松茸不是菜,是山神的耳语。它只在无污染的高寒地带悄然冒出,藏身于松树根系之下,不靠人工,不听召唤。一公里山路,或许只能找到一朵。伞盖未开,菌柄粗壮,香气浓烈者为上品。若伞已绽开,便如美人迟暮,鲜味尽失,只能贱卖,甚至无人问津。

卓玛蹲下,指尖拨开一层薄土。一枚灰褐色的松茸正微微拱出地面,像大地悄悄吐出的秘密。她用木片小心撬起,不伤根,不扰土,再轻轻覆上松针——这是祖辈传下的规矩:留坑养菌,来年方有回响。

“这朵小了。”母亲低声说,却仍放进背篓里。雨水少,松茸长得慢。往年这时,篓子早该半满。如今走了两个钟头,不过三朵。

回到村里,天已微明。收购点前排起长队。商贩们戴着白手套,用电子秤称重,目光如刀。八十元一斤——那是对上等货的礼遇,次品压价,瑕疵拒收。卓玛的母亲把松茸递过去,对方捏了捏菌柄,

又嗅了嗅,点头:“一级,八十元。”

六小时后,这朵松茸将乘冷链专机飞往日本东京。在银座某家高级料理店的冰盘上,它会被切成薄片,佐以海盐与柚子皮,标价七百元。若入主厨之手,炭火轻燎,配清酒慢煨,端上桌时,便是一道一千六百元的“山之魂”。

可谁还记得,三十年前,人们视松茸为怪味之物?那时它堆在路边,几毛钱一斤,喂猪都嫌涩。没人想到,这带着泥土腥气的菌子,如今竟会成为全球食客追逐的珍馐。

变化始于味蕾的迁徙。城市人厌倦了化肥催熟的蔬菜、激素催生的肉禽,开始向山野索要“本真”。松茸恰好满足了这种想象:野生、稀有、不可复制。它的香气浓烈袭人,似雨后森林的呼吸,又似岩石深处渗出的矿物气息。稍经炙烤,那股酽香便如潮水漫溢,逼得人闭眼沉醉。

于是,松茸成了符号。代表自然、纯粹、奢侈。餐厅菜单上印着它,礼品盒里装着它,短视频里煎它的人总要配上那句:“高端的食材,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”

可朴素的是烹饪,还是人心?卓玛不懂这些。她只知道,采松茸要赶早,要凭运气,要敬畏自然。她见过有人为抢菌坑争执,也见过年轻人弃山进城,再不愿弯腰寻菌。她母亲咳了整冬,却仍坚持上山——因为松茸季只有两个月,要是错过,一年的学费就没了着落。

酥油煎松茸,在产地其实寻常。黑陶

土锅烧热,放入自家打的酥油,待其融化冒泡,松茸生片下锅。无需盐,不用酱,高温逼出水分,香气自涌。一家人围坐火塘边,分食几片,便是盛宴。

这味道,城里人花千元难求其真。因他们吃的不是松茸,是距离。是远离土地后的补偿,是对“自然”二字的消费式缅怀。

松茸保鲜不过三天。时间一到,香气溃散,价值归零。它拒绝被囤积,不屑被驯服。这或许正是它高贵的缘由——不迎合,不妥协,只在特定时空现身,供有缘人拾取。

卓玛把最后一片松茸放入口中。酥油的醇厚裹着山野的清冽,在舌尖炸开。她望向窗外,云雾正缓缓爬上雪山之巅。

山还在,松还在,人呢?当松茸变成商品,采集变成竞赛,敬畏是否还能留存?当“高端食材”沦为流量密码,朴素是否只是表演?

无人回答。只有风穿过林梢,带着松针与腐土的气息,轻轻拂过吉迪村的屋顶。而那朵被卓玛采下的松茸,此刻或许正在东京的餐盘里,被一双陌生的手夹起。那人赞叹:“真是大自然的馈赠。”

却不知,这馈赠背后,是一个女孩凌晨三点的跋涉,是一位母亲咳着也要上山的倔强,是一整座村庄在季节更替中的沉默守望。

松茸无言。它只生长,只散发香气,只在恰当的时候死去。

人若懂得,便不必多言。

> 小小说

分手风波

□ 白付平

因失恋而伤心的赵晓林,大清早走进养猪场就跟给猪喂食的母亲李山妹诉苦道:“妈,韩翠花嫌弃我养猪,她喜新厌旧背叛我了。”

李山妹被吓到了,一脸惊讶地说:“晓林,你莫乱说,翠花可不像你说的那样。”

心里窝火的赵晓林气愤地说:“她昨晚打电话明明说了,我不值得她爱,她必须跟我分手……”

李山妹望着痛苦不堪的儿子,心疼地劝慰道:“那你和翠花肯定有误会了。我得先找你韩叔问个究竟。”

赵晓林忙着阻拦说:“你莫提韩叔了,一提起他我心里也窝火。韩翠花跟我断绝来往,我想他在当中也使坏了。”

李山妹说:“你韩叔老实本分。我正要跟你说,他刚从县畜牧局把荷兰大种猪买来,他没安排他养殖场的猪配种,就急着要送来给我们猪场使用。”

“妈,这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。韩叔他不是也单身吗?他把大种猪送来肯定有企图。”

面对儿子的质疑,李山妹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管他呢!妈只知道,你爸走了那么多年,要不是你韩叔帮衬,我很难把养猪场支撑到现在,还发展得这么好。”李山妹又说:“这回你韩叔送来荷兰大种猪配种,我家老品种猪会得到改良,到来年我家养猪场的猪就会长得个体大膘肥,养猪场就会大有盈利了。”

“妈,你晓得韩翠花跟我分手了,你还对她爸那么好,你还管不管我啊?”

李山妹被惹怒了,非常生气地指责:“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?我怎么不管你了……”李山妹赌气转身走了。

这一夜,赵晓林又辗转反侧了,他脑海里时而闪着他和韩翠花相识相恋的过程,时而又想到父亲走了母亲孤苦一人打理猪场的艰辛。醒来的他,揉揉惺忪的睡眠,看着窗外的太阳已爬上山。

冷静下来的赵晓林,起床洗漱后走进养猪场想帮母亲打理事务。

突然,他看见韩翠花,他赌气想转身离开。韩翠花急忙喝道:“我就那么惹人恨吗?”

赵晓林十分恼火地说:“我不走难道还要等你来羞辱我吗?”

“不是,我今天就是来跟你道歉的。”

“跟我道歉?你们会安好心?你们不会拉着荷兰大种猪来设个陷阱,让我和我妈都掉进去吧?”

急红脸的韩翠花又忙着说:“不是的,不是的。本来荷兰大种猪是我爸爸送来的,但我爸爸叫我拉来,好当面向你认错。我真的错了,对不起。”

“你一声对不起就想打发我了?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?吃不下,睡不好,人都要没法活了。”情绪激动的赵晓林哽咽了。

看着极为伤心的赵晓林,韩翠花眼泪涌出眼角,非常难过地说:“我还不是怕你不在家养猪,去北京找陈小丽去了?”

“什么?是陈小丽?是不是她来找你说什么?”

“是啊,她说你俩旧情复燃,你回北京找她去了。”

被冤枉的赵晓林,十分憋屈地怒骂道:“她这是在胡闹!你不是不晓得在北京读农大那会儿,是陈小丽死皮赖脸想缠着我,可都被我拒

绝了。这些年我死心塌地爱的是你啊!”

韩翠花颇为感动,说:“都怪我,当时不该随便听信她。既然我俩约定大学毕业就回乡养猪,就要相信彼此。”

目不转睛地盯着韩翠花的赵晓林,也表示歉意:“我也误认为你嫌弃我回来养猪,不要我,跑到昆明另找新欢了……”

这时,韩翠花脸上满是笑容,她说:“好了好了。走,我们就把车上的荷兰大种猪带下来。”

从背面迎上来的李山妹,笑嘻嘻地说:“翠花,车上的荷兰大种猪,我已组织人下了。”

“谢谢大妈。”

“跟大妈还谢什么谢。看到你和晓林重新和好了,我心里有多欢喜!”

赵晓林看着心花怒放的母亲,顿悟道:“妈,原来你是早知道了。”

“对啊。昨天晚上,我连夜和你韩叔还有翠花分别通电话了呀。”

韩翠花感激地说:“要不是大妈来电话,我们还蒙在鼓里呢。”

看着用心良苦的母亲,赵晓林愧疚地说:“妈,对不起,我错怪你和韩叔了……”

“只要你和翠花好,我和你韩叔的事慢慢再说……”

喜形于色的韩翠花赶紧搭话道:“莫等了,莫等了。我爸爸说了,我们一起办,喜上加喜多好啊。”

李山妹笑得像春天的花一样,甜蜜地说:“好好好,那我们得赶紧请媒人去。”

赵晓林高兴地说:“妈,不需要再请了。荷兰大种猪就是‘红娘’了。”

他们相视而笑。

> 往事

童年鞭炮声

□ 寇俊杰

人的一生最难忘的是童年,童年最难忘的是过年,过年最难忘的是放鞭炮。虽说几十年过去了,但一到过年,还是会想起那时放鞭炮的情景来……

大年三十的晚上,熬夜是大人们的事,小孩子可不管这些。瞌睡上来的时候,任凭母亲怎么劝,终究挡不住我上下眼皮的“胜利会师”。正在睡梦中,忽然听到鞭炮“噼噼啪啪”响起来,我便一骨碌爬起来,迅速穿上新衣服,起身就往院里跑。这时候父亲、哥哥已经把大红的鞭炮铺在院子里,正准备放。哥哥一点捻子,无数火花在地上跳跃,像是无数个小精灵跳舞,好看极了!鞭炮刚响完,就有敲门声。父亲把门一开,一群小孩子蜂拥而入,有拿灯笼的,有拿手电筒的,他们眼睛只看地面,仔细搜寻没有响的鞭炮,像是一群刚出窝的小鸡,急切地找虫子吃。忽然又听到谁家放鞭炮了,他们像受到召唤似的,呼啦一下没了踪影。当然,我可不比他们跑得快。

父亲是煤矿工人,他从矿上带回一个旧矿灯,大大方便了我拾鞭炮。我双手左右开弓,别人只拾了一小把,我的小口袋就装满了。那时舍得给孩子买鞭炮的家庭很少,最多给买一挂100响的小鞭炮。我们玩的大都是拾来的。有了鞭炮,我们就有了玩的花样。偶尔捡到大的我们不敢放,就剥开纸,把火药倒成一定的图形,燃烧起来就像一副缤纷的图画。我们最爱玩小鞭炮,除了往天上扔,我们还会找个圆筒,下面把炮捻接长,上面放个乒乓球,点燃后赶快撤离,只听“啪”一声,乒乓球像火箭一样升到了天上。没捻的鞭炮我们也舍不得扔,把它从中间一折,露出火药,像个箭头,一人一个,箭头对箭头,同时点燃。小鞭炮就从缺口处喷出蓝色的火焰,冲向对方的小鞭炮。谁把对方的小鞭炮冲跑了谁就算赢。我们趴在地上玩,新衣服很快就脏了,有的还烧出小洞,但我们并不害怕,因为过年这几天,父母是不会打骂我们的。

有一年,因为村西的二胖平时常欺负我们,我们就商量要捉弄他一回。过年那几天,我们分组轮流上阵,往他家里扔鞭炮,扔完就跑,炸不着他也吓吓他。可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——他家的院子又窄又长,住在后院的人没被吓着,前院的鸡却受到惊吓,不下蛋了。他妈出来抱怨,说鸡也要过年呢,都被吓得不下蛋了。我们听见了就说,你回去问问二胖,肯定是鸡嫌他鸡蛋吃多了,有了力气就欺负别人。过后我们在背地里大笑,歪打正着,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

人真的是很奇怪,明明童年年纪又小,离现在又远,但童年发生的事却往往能记住一辈子,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